



## 参与与发展

□ 文 青

如何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主流观点多为立法、增加投入、增设教学点、建网等。日本大正大学教授牧野笃先先生在上海开放大学第四届开放教育论坛上描述的日本终身教育发展走向，展示了新的视角。

他说，日本以往的终身学习机构尤其老年大学等提供的学习课程变得不太受市民欢迎，以往的公民馆等社会教育和终身学习设施愈来愈少，老龄俱乐部等社区的高龄者社团的组织数和参加人数也越来越减少，以行政部门服务为主构建的社会结构尤其社区结构，开始变为以居民参与和居民自治的理念为基石的，以“小型社会”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

这些变化的原因是：每个人都要以自己的“幸福感”谋求新的生活方式。这种“幸福感”源自自己对社会的有用感和自我肯定感，以及被社会容纳和承认的感觉。老年人从被视为社会问题，转型为以培育下一代为核心，参与中小大学生的生活，向年青一代传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历。政府关注如何建设让每一个人作为社会主人翁参与与自治社区的社会。

教育和学习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学习由自学自习转变为居民根据自我需求参加自我更新的活动并达成人生目标的行为。教育从学校教育为主转变为创造保证居民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以成为社会的主人翁，并促进居民自我参与和自治当地社区。

日本终身教育走向，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想至少可以有几点：第一，要深刻认识终身教育走向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把日本终身教育走向界定为社会参与型的，那么我国终身教育导向大致可以看作是促进终身发展型的，即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目的是帮助学习者获取知识，促进学习者的全面发展。前者是正在生长中的，后者是传统型的。尽管前者不一定代表着未来，但可以让我们看到构建路径的多样性。第二，要认识到终身教育的目的不能禁锢于传授(或学习)知识。我国主流学者提出的构建泛在可及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议，显然多出传授知识的目的，因此所提建议多为增加投入，增配师资、资源、场所，要“设点”“布网”“拉线”等。第三，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要有长远、多元的视野。长远意指要看到未来终身教育需求变化的可能，不要囿于当下的认识和需求“大兴土木”，待需求变化后又出现“原来为传授知识所筹建的公民馆等设施变得不受欢迎了”。多元指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倡导“社会参与型”终身教育、大学开放等实践，将已有教育资源充分盘活，让终身教育体系构建路径多元化。